

東京世運女兒村鐵線網關不着感情

起初以為是化妝之後會來參加，但是她們打扮之後，都往男子村跑，女子們喜愛男子村的國際俱樂部，她們都到這裏來和男子們歡度良宵。

年青的法國游泳和美國田徑選手們好像和白天訓練的疲勞無關，都在這裏大跳其浪板舞或扭扭舞。

法國的克麗斯汀·嘉倫小姐，是村內最聞名的淘氣小姐，騎着自行車到男子選手們「示威」，當然晚上的浪板舞，有時候是在此時獲得舞伴。

首先進入女子村的費迪斯小姐，是墨西哥隊裏「一點紅」，成爲該隊的「天使」，她雖然已經訂婚，但在餐廳却是左擁右抱，可以看到男子選手們跟着她吃東西。她返回女子村是爲着睡覺而已，爲着愛俏，她的嗜蘇事也多，到村內就嫌衣櫃小，衣架少，不能容納她的行頭，也有帶着十三雙鞋，廿四套衣服的小姐。

如果競賽已經進行到差不多，這些都將脫掉運動衫，換上花花綠綠的體裝，給世運村增添了不少色彩。她們另一項喜歡的是買東西，男子村的商品中心，也是女子選手雲集之地。

已經訂婚的澳洲游泳女將丹·佛莉莎，一心想以日本的綃訂結婚禮服。她捨不得睡覺，忙着跑去中心買東西。

西班牙的游泳女將伊莎貝爾·嘉斯達尼亞的豪華令人乍舌，不過她生財有道，如果沒有鈔票，就找用選手借錢，於是照相機，收音機等，她都應有盡有。

在女子選手村個別宿舍裏，她們的私生活，實際上是難得窺看，就是採訪的女性記者，也得在指定的時日，其餘的時間還是禁止她們入內，使女子村益形增加神秘感。

據女子村長貞閑晴說：「選手們的行動或健康管理，我們是一概不管，由各隊自理，有的國家管理很嚴，有的是比較自由，各有千秋，這裏也沒有門限或什麼規則之類，但可以完全放心，也許村裏四圍的鐵絲網是一項「不文之律」吧！」【續完】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的病沒有太大的幫助，反而在他身上留下可怕的與無法補償的痕跡。

他的牙齒，由於電療反應關係，已全部脫落，一齒不留，頭部也受過太陽，也由於長期電療關係，留下兩個特別大和特別明顯的疤痕，現在他的病況是：身體還在長，但全身無力，額部因太陽穴電療過久而縮小，

【未完】

他以前的名字，並不是叫「張承武」，而是叫「張承式」，到台灣來報戶口時，糊塗的戶籍先生，錯把「式」字當作「武」。

當時他覺得啼笑皆非，但既錯了，也就接受了。數年後，他知道自己的怪病，當病情沒有明確化時，除了覺得眼睛不對外，其他各部門都毫無特別明顯的感覺。

他的家中，從來沒有人得過這種怪病，真相信這是命運安排錯了人。他在台大醫院七進七出，住了七次院，以最後一次最長達一年多，最短的一次

吃藥打針，在四十三年時，却又增加了年那樣的病，病程更複雜，他的病歷表上紀錄着：「末端巨大症，腦垂過大，內分泌不正常，糖尿病」等病名。

使他最感恐懼的治療，乃是四十六年那次住院，醫院給他施行電療，利用X光作深部治療，要把過大的腦下垂拘小。

這種電療法，一療就是九個月，張承武至今想來猶有寒意。他說，所有的其他醫院的醫生都說，這種電療最多只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

他覺得更傷痛的，乃是這種電療不能施行三個月，但不知爲何台大醫院竟把他「電」了九個月。